

也談拉鐵摩爾

張國柱

讀陳之邁先生近作試論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所敘其身世等等，與我所知之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似是而又不盡相同，是否一人，或名同人異，有待查證。

陳著謂拉鐵摩爾是於一九〇〇年生於華盛頓，其父大衛·拉鐵摩爾(David Latimore)任天津北洋大學教職四十年，據說曾編有一部英漢辭典，拉鐵摩爾尚未滿歲即隨家來到中國，他能操普通華語，勉能閱讀淺顯文字，絕無寫作能力，也懂蒙古文。他二十八歲曾到美國一次，他生命的初二十八年都未著足他的本國。這次赴美居期甚短暫，旋即再來中國。



本文作者現任監察委員張國柱先生早年的照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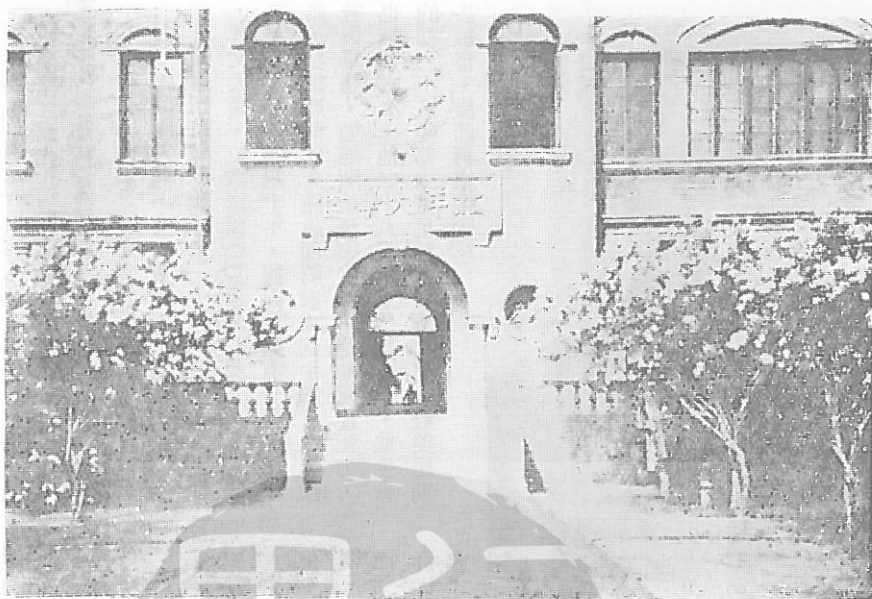
我於民國十三年暑假後進天津北洋大學讀書，深知北洋大學英文教授先後有兩個拉鐵摩爾，他們是同胞弟兄，(記得他們是猶太裔美國人)故同學們稱之為大拉鐵摩爾與二拉鐵摩爾，大拉鐵摩爾(David Latimore)曾編有一部高級英文法(High English Grammar)，內容着重造句圖解分析(Diagram)此書盛行一時，華北各地中學英文教師與高年級學生幾於人手一部。他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暑假後，離北洋大學而到保定河北大學任教，年近五十歲。查國立北洋大學於前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十月創設，迄民國十年校齡僅二十有六。大拉鐵摩爾既未熟諳華文，何能編輯英漢辭典？所說在天津北洋大學執教四十年及曾編有英漢辭典，均非事實。

二拉鐵摩爾獨身未婚，倡無政府主義，思想左傾，收養流亡天津之白俄孤兒，取名Owen Latimore，為行文方便，以下稱此人為小拉鐵摩爾。小拉鐵摩爾和陳著試論拉鐵摩爾所學英文名字完全相同，是否陳先生把他的伯父(他養父的哥哥)或養父，誤為是他的生父呢？不得而知。但是小拉鐵摩爾的白俄父母名字已不詳，他們生前於蘇俄十月革命成功後，隨帝俄將領謝米諾夫部隊被迫竄入外蒙古庫倫一帶，迨蘇聯紅軍追至外蒙

擊潰謝米諾夫部隊後，便逃離外蒙經東三省至天津度流浪生涯，習稱白俄。小拉鐵摩爾流亡在天津已成了孤兒。二拉鐵摩爾祇是他的養父。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間他約二十歲左右，與我同班受英文課程，能操簡單華語，粗識華文。同學們都以小拉鐵摩爾呼之。他在校與同學中左傾份子程明陞(河南省人)等頗為接近。並聞與共黨份子天津工業專門學校之閻峻鐘，法政專門學校之王序青亦有交往(兩人均余同鄉，民國十五年多赴蘇俄)民國十四年至十七年間東北軍張宗昌部編有白俄騎兵旅，西北軍馮玉祥所部武萬義旅(武為蒙古人)是由蒙軍與白俄混合編組的騎兵隊伍，小拉鐵摩爾嘗於寒暑假分期赴東北與歸綏寧夏各地旅遊，據說是訪問白俄親友。他的養父二拉鐵摩爾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間患癱瘓症辭卸北洋大學教職，嗣離天津回美病逝。小拉鐵摩爾是否隨以回美，不得而知。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我國對日抗戰開始前，據悉他曾居留北平，與共黨份子國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教授阮銘琦(慕韓，察省懷安縣人，文化大革命前任內蒙厚和市長)北平市立第二女中教員張更生(察省蔚縣人，化名張蘇，先後任偽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偽最高檢察長與偽第一屆人大會常委兼秘書長，清華大學學生康世恩(懷安縣人，曾任偽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等過從甚密，

(彼等為作者同鄉同學，故得知之)他常往張家口及內蒙各地旅行，多由察哈爾省建設廳科長陳鳳桐(河南省內鄉縣人，日本留學時與阮銘琦字慕



民國初年天津北洋大學的校門，本文作者與拉鐵摩爾於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曾在該校同班受課。

韓同時加入共黨)陪導，並經該廳廳長張礪生(大陸變色後投靠共黨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偽政協會委員)介識內蒙盟旗卓卓德王等。潛伏遼遠首府之烏蘭夫(蒙籍共黨任偽國務院副總理)及先後由西北軍馮玉祥部與孫殿英部掩護之共黨要員韓麟符即於此期與之結識。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我在重慶中央訓練委員會服務時，有曾在張家口傳教多年兼主持基督教博愛醫院之美籍魏好仁者，(忘其英文姓名)參加美國援華工作配屬於軍事委員會商震將軍主持之外事處辦公，抗戰前我在張垣任中學校校長時與之相識，在渝邂逅相會，不無他鄉遇故

知之感，有次晤談中，他特意提及拉鐵摩爾言論偏激，態度失常，與反政府人士時相接觸(記得我曾向有關方面據情反映，未承重視)此與陳論所云拉鐵摩爾在渝訪問過周恩來和喬木(冠華)數次，及離渝返美對我政府種種不利表現等情，若合符節。

綜上所述，更就陳著後列各事研析，陳先生試論之拉鐵摩爾，與我所知的俄裔拉鐵摩爾，即小拉鐵摩爾，或係一人，無可徵。

一、陳著謂「拉鐵摩爾專研中國邊疆地區興趣不在歷史，而在現狀，摘譯中國人及日本有關著作及文件，並於旅遊中撫探當地風土人情，寫成六本書」，其非真正研究學術專家，可以想見。

二、一九三六年美國太平洋學會組團

訪問蘇聯，拉鐵摩爾為三位團員之一，受第三國際的幹部渥丁斯基要求他主編的「太平洋季刊」，支持蘇俄對亞洲問題的立場。太平洋學會蘇俄分會主持人莫提萊夫(V. E. Motylev)對「太平洋事務季刊」的編輯方針及內容也有種種提示，拉鐵摩爾則請俄國人多多投稿。

三、拉鐵摩爾在莫斯科時，外蒙古宣布獨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蘇俄並即與之簽訂互助協定，拉鐵摩爾聞訊，欣喜若狂，立請美國駐蘇俄大使蒲立德建議美國政府承認「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第二次大戰將近結束，拉鐵摩爾兩本小書和無數的論文及講演，反覆說明他對戰後亞洲形勢的見解，認為亞洲各國人民。對於戰後政治經濟制度勢將景慕蘇俄，以蘇俄為戰後建設的榜樣。國柱認為他親俄如此狂熱，是否基於思想的左傾和其潛在的血濃於水的蘇俄民族意識。

四、居里(羅斯福總統的行政助理，思想左傾)於一九四一年推荐拉鐵摩爾為蔣委員長政治顧問，破例瞞過我駐美大使胡適而逕向宋子文洽辦，可能顧慮胡氏熟悉他的究竟，恐予阻礙。(國柱按胡適知拉鐵摩爾的底蘊，不只是以充太平洋學會中國分會主持人關係。而拉鐵摩爾於抗戰前在北平活動情形，他亦曉其梗概)。

五、「一九四一年七月拉鐵摩爾晉謁蔣委員長之後，指定由時任立法院編審處長的謝保樵負責與之聯絡」。查謝處長是廣東省人。曾於民國十四年及十五年任北洋大學英文教授，與二拉鐵摩爾及其白俄養子小拉鐵摩爾熟識，蔣公委謝聯絡，可能係應拉鐵摩爾的請求?但因無確切記載，不敢遽下定論。